

☆情感写真

我说:“你的记性太差,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一次,是你把我抱住,我避免了一次头破血流。”他听后哈哈大笑:“你是在讲一个恐怖故事吧?”他不好意思起来,像一个害羞的小姑娘,他说:“我抱了你两次,你不介意吧?”我说:“我谢你还来不及,谈何介意呢?”

第三次真情相拥

统筹:余自言 文字:杜秀海 交流方式:电子邮件

这种感觉在我心里生了根,在身体里生出一种莫名地冲动

电视台举办了一次娱乐性节目,连我在内共邀请八位男女嘉宾。其中一位男嘉宾吸引了我的眼球,他大约有二十四五岁的年纪,胸前的名牌上写着东方明,好亮好可爱的名字哟。这个东方先生风度翩翩,侃侃而谈的博学渊识令我刮目相看,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录制完节目后,天色已晚。我要挤公交车回宿舍,抬腿刚踏上公交车,不小心踩到自己的裙子上,上身失去重心,身体向前倾斜,就在倒下的一刹那,一位穿白衬衣系领带的男士,一个箭步把我揽在他的怀里。

车上的乘客惊讶并窃窃私语:

“好险呀,多亏了这个小伙子,如果无人拦住,她的头肯定就摔到角铁的棱角上,轻者头破血流,重者不堪设想。”我开始感激那位救我于危机之中的男士。只见他把一个东西递到我手里,我一摸是我的一只高跟鞋。只听他说:“穿上吧,小心脚着凉。”他那极富磁性的嗓音,不就是我喜欢的那位男嘉宾东方先生吗!在众目睽睽之下我从他的怀里爬起来,一脸尴尬,一脸的羞色,幸亏车里是昏暗的灯光。

他站起来,把座位让给我。我匆匆整理好衣裙然后将鞋穿上。我暗暗地感谢这位东方先生为我做的

一切,我向他投去感激的目光。在昏暗的灯光下,我近距离地打量起来,他高高的个子,不瘦也不胖,目光看着前方,背对着我。车上有些拥挤与噪杂。我回味着在录制节目时,他说过的话。等我回过神来,想给他说一句感谢话的时候,他已经到站下车了。

在以后的很长时间里,我茶不思饭不香抑郁寡欢,脑子里总是有他的影子。下班之后或者是双休日,我都在有意无意地寻找他的身影。我去了他下车的那个车站,去了超市的男性专柜,去游泳池,健身房,娱乐歌舞厅。大凡公共场所我

都搜索了一遍,就是不见他的踪影。虽然我没有找到他,但我相信一个古理:有情人终成眷属,有缘千里来相会。缘分是个琢磨不透的东西,但是我感觉确实存在我俩之间,不知哪一天就会邂逅。他是个英俊青年,有一双明亮富有内涵的眸子,还有一颗助人为乐滚烫的心。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,这个感觉在我心里生了根,在身体里生出一种莫名的冲动。很长一段时间里,我怀念那个素不相识的东方先生,想起他心里就觉得暖暖的,即使是孤独一个人的时候,慢慢地品味这种奇异感觉,便不觉得冷清了。

他像个害羞的小姑娘,说:“我抱了你两次,你不介意吧?”

周末,同室一块居住的闺蜜,生拉硬拽要我去歌舞厅散散心,说别总是将自己窝在宿舍里想入非非。

一进歌舞厅,耳朵里灌进了悦耳的舞曲,舞厅里已经来了不少人,舞者随着音乐跳着优美的舞姿,有不少女舞伴偎依在情人的怀抱里卿卿我我,一副小鸟依人的样子。

我坐到一个角落里,做一个闲散的旁观者。舞厅里灯红酒绿,光影斑斓。

过了一会儿,有一个大男生彬彬有礼地来到我面前,说:“漂亮的女士,我能请你跳个舞吗?”我正要拒绝,可是这声音怎么那么熟悉啊,多像我朝思暮想的那个人啊!抬头一看,果然是他,东方明!我愣了。我的心脏立时加速,砰砰呼强烈地跳动,我急忙伸出手压住胸口,我激动地脸上泛着红光,语无伦次地说:“怎、怎么会……你?”

我正好借跳舞试探一下他是否也喜欢我。我愉快地接受了他的邀

请,他牵着我的手走进舞池,他揽着我的腰,我扶着他的肩,我们俩的左右手相握,随着悠扬和缓的舞曲,渐渐步入一个神秘殿堂。他的言谈举止和眼神,可以断定他无疑是喜欢我的。我可找到朝思暮想的他了!应验了那句“有缘千里来相会”。我的心脏又一阵狂跳。

在灯光迷离的舞厅里,我一定要把他的面容看个清楚,不能和在公交车那一次相遇一样,由于自己腼腆,在昏暗的掩饰下没看清他。我抬头望了一下我这个潇洒舞伴,他有一张英俊明朗的脸,眉宇间散发着英气,近似于日本电影明星高仓健的那张脸。在闪烁斑斓的光影里,我发现他也在默默地注视着我。我的目光与他的目光相碰的一刹那,我的身上立时有麻麻酥酥的感觉。有一股强大的磁力通遍全身,使我动弹不得,我的心中荡起一缕春意的快感而不能自拔。脑子里一片空白,一阵眩晕,身子向一边歪去。他情急

之下将我揽入怀中。我趁机将他紧紧地抱住,我的脸紧贴在他那宽阔的胸膛上,我立时感到靠在男人的怀里是那样的舒适熨帖。

他急忙问我:“你怎么啦?不舒服吗?”我喃喃地说:“有点不舒服,可能舞厅里人多噪杂,空气污浊的关系,头脑有些不适,我们出去走走吧。”

他同意了我的提议,我从他的怀里起来,满脸羞色。我说:“谢谢你又把我抱住,要不我倒在地上那就惨了,这一次和那一次都是你救了我。”他听我说那一次,不解地问:“我俩是刚刚认识的,也就是刚才发生的,也只有这一次,上一次是怎么回事?”我笑着说:“你的记性太差,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一次,是你把我抱住,我避免了一次头破血流。”

他听后哈哈大笑:“你是在讲一个恐怖故事吧?”

我看他笑得那样肆无忌惮,就说:“小心,这里可没有牙科医生,笑

掉大牙没人给你镶上!”

他笑得更厉害了,说:“你还挺幽默的,怎么样,让我说准了吧,你是在讲故事。”

我一听急了,两只手握成拳头,向他的胸膛上轻轻地敲打起来,说:“你忘了?我可没忘,就是那一次你我参加电视台录制节目,做嘉宾的那一次。录制完后我上公交车不小心踩住裙子,就要摔倒时,是你把我抱住,避免了一次事故。那人是不是你呀?”

他的笑声嘎然而止,说:“我倒忘了,那个漂亮小姐是你呀!那天真是巧了,天底下哪有这等好事?大姑娘主动向我怀里栽,现在想起来还有些激动呢。当时却没敢仔细地看你。”

过了一会儿,他不好意思起来,像一个害羞的小姑娘,他说:“我抱了你两次,你不介意吧?”

“我谢你还来不及,谈何介意呢?”我说。

“这个当然可以,但你打探一个小女子的隐私有何企图?”

我微笑着对他
说:“就是那次邂逅,你救了我,使我终生难忘。我想报答你,到处找你,就是没有你的踪影。我人瘦了一大圈,医生说我得相思病,无药可救。”

东方明急忙问我:“有这么严重,真的无药可治?”我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,说:“大夫说,吃药是救不了我,只有一个人可以相救。”他焦急地问:“这个人是谁呀?”

“解铃还需系铃人,当然是你这个人啦。”我一边说一边牵住了他的手。他恍然大悟,说:“只要能治你的病,让我上刀山下火海都成。”他低下头来,在我发烫的腿上轻轻地吻了一下,我立时眯上了眼睛,品味着这个甜蜜的幸福时刻。此时,我的相思病好了一大半。

我又像自言自语又像对他说:“我今天一定要把你问问清楚,免得你失联了,我好顺藤摸瓜能够找到你!”他傻呵呵地望着我,说:“你问啥,我答啥。”我问:“你的姓名?”他答:“你已经知道了,还用问?”

我佯装生气地说:“那不行,你必须亲自说出来,更不要答非所问。”他说:“好吧,我的姑奶奶。我复姓东方,名为明。”

我扑哧笑了,说:“‘道可道非常道,名可名非常名’,从古至今我可没有听过什么‘名为明’的?不过嘛,表面你是一个儒雅书生,内里却是侠肝义胆,你临危救美做了这么多好事,可能与你的名字有关。”

我又问:“年龄?工作单位?”他答:“现年二十四,至今未婚。工作单位,飞机领航员。”

我笑着说:“我说呢,为啥找不着你,原来你天天在天上飞。我可没问你的婚姻状况啊。”

他说:“你不说什么都要问清楚吗,我主动说出来,省的你憋在心里难受。”

我笑着嗔道:“大胆!我会那么憋得难受吗?”

他连忙赔不是,说:“不会难受,不会难受。”

“嗯,”我点点头,接着又问:“手机号码?”

一切问清楚了,我牵着他的手,头依在他的肩膀上,一副情侣模样。我们在街头花园找了条石凳坐下,不时吹来带着花香的习习凉风,没有了舞厅噪杂喧嚣。他带着央求的口气说:“我的信息都交给了你,你的信息是否也向我透露一点?”

我说:“这个当然可以,但你打探一个小女子的隐私有何企图?”

他笑笑说:“我向来光明磊落,特别是对你这位有沉鱼落雁之貌的佳人更是尊重。尊敬女性是我的天性,打探你的隐私过于言重了,我抱过你两次,还不知道你的姓名,要是别人问起来,我无从回答,我就成了流氓了。”

听了他的一番话,我想了想也有道理。我说:“既然如此我告诉你吧,我叫虹虹,现年二十二,至今未婚……”我竹筒倒豆子,一口气把我的信息说得一干二净。

他一边把我的信息输入到手机,一边问我:“你不但人美,名字也美。虹是彩虹的虹吧?”我说:“是的,爸爸为了给我起名字,煞费苦心,搬着《康熙字典》查了半宿。”

东方明想了想,说:“老爷子给你起的这个名字有深意啊。”我问:“有啥深意?”他说:“《左传》上说,古人把太空出现的彩虹视为一种神

性动物,它是有生命的,平日里和仙女们一起生活在天庭里。每当天空下雨的时候,善良的仙女们就会让‘虹’行游在天地之间,它舞动着一美丽而灿烂的七色彩带‘虹’贯长空,向人间展示她的舞姿。所以‘虹’一出现,就预示着人间吉祥幸福。”他接着又说:“古书上讲‘虹’似龙非龙,似凤非凤,她有双头,只食仙女种植的七彩花的花瓣,只喝花蕊中的仙露……”

一轮明月像一只玉盘挂在空中,银色月光透过树枝斑斑驳驳打在我俩的身上。我偎依在他的臂膀上,我说:“你看今天的月老正笑呵呵地望着咱们,他手里拿着一根红丝线,东方哥哥,让月老用红丝线把咱俩拴住吧。”他抚摸着我的长发小声地说:“好啊,虹妹,咱俩请月老为媒,正合千里姻缘一线牵之意。一头是我,另一头是我。咱俩永远不分离。就像‘虹’的名字一样,时刻想着‘虹’的使命。”

他双手捧起我的头,说:“今夜的月光多美啊!咱们就浪漫一会儿吧。”话音未落,他的唇一下子贴到了我的脸上,我又紧张又激动,慌忙闭上眼睛,紧紧地抱住他。

他双手顺势下移,环抱着我的腰,旋转起来,我有了飞翔的感觉,越转越快,我又惊又喜,不禁“啊”了一声。他骤然停了下来,双手将我托起,他坐在石凳上,抱我入怀,一下子吻住了我的唇,封住了我的口。我只觉得天旋地转,意乱情迷。

月老等我俩亲吻的差不多了,把他的遮羞布慢慢拉开,街心花园又恢复了皎洁的光。

我与他们分别时约定不再失联。

投稿邮箱:wbxwzx@126.com
情感热线:13562460649
本版主持人:余自言

